

【社工專欄】

# 他不重， 他是我孩子

## 談過動兒童的就學問題

文 / 林怡嘉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服室社工師

「偉偉媽媽！好久不見！怎麼今天會有空帶偉偉回來兒復呢？」我開口問著這位孩子已經從兒童發展復健中心「畢業」一年多的過動兒家長，心情很複雜，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擔心。通常，許久不見的老朋友回到兒復不是因為孩子或家長想念當初幫他們上課的治療師們，不然就是孩子又出現了一些家長無法處理的特殊狀況，再次回來求助。

看著偉偉媽媽，與一旁衝來衝去、大聲尖叫的偉偉，我心裡暗暗憂心：該不會出事了吧？因為我從來不曾看過如此“激動脫序”的偉偉！「怡嘉老師，偉偉他九月升上三年級，就變成這個樣子了！之前一二年級都很好啊，後來甚至還不用吃控制過動的藥，想不到現在……」

### 就學選擇需要家長、職能治療師 與社工共同討論

看著媽媽沮喪無助的臉，我回想起兩

年多前的一個下午，那是偉偉快進小學前的三、四個月，我跟媽媽坐在會談室中談論著他的入學轉銜計劃。其實，早在幾個星期前，媽媽、職能治療師跟我共同擬定關於偉偉合適就讀學校的幾個條件：校園安全、老師教學態度堅定但有耐心、離媽媽公司近等等；隨後，媽媽已經去參觀了兩三所學校、拜訪了幾位老師，那一天，我跟媽媽正要為這些觀察結果「做結論」，確定孩子要成為哪間小學的一年級新生。

當時，偉偉媽媽興高采烈地說：「我想了想，還是蝴蝶國小最合適偉偉了！那邊的輔導室主任聽完我們家偉偉目前情況後，馬上就表示很願意幫忙他，也會幫我找個有耐心的導師來教他。後來這個導師竟然還親自打電話給我，她說想先了解偉偉這種注意力不足暨過動的孩子，這樣就可以在暑假期間多查些相關資料，以後才有辦法教他。」

我聽了也很高興，因為我知道這位老

師給媽媽的回應，對媽媽而言是多大的安慰與激勵。還記得三年前，第一次出現在兒童發展復建中心的偉偉，是個跑來跑去、無法安靜坐下來一分鐘的「野孩子」，一年多後，在媽媽與職能治療師聯手，並搭配服用控制過動的藥物下，偉偉已能夠乖乖坐上半個鐘頭，把職能老師交代的三四項作業完成，平常也能聽媽媽和幼稚園老師的話，成為守秩序的好孩子。雖然，三不五時偉偉還是會有脫軌演出，但不可否認，這項教育過動兒童的大工程算是成功了！更不要說媽媽是個職業婦女、每天僅能把握下班後到睡前的短短幾個小時來訓練偉偉。

小學一年級下學期，媽媽主動告訴我們：「偉偉應該可以從兒復畢業了！我覺得他在學校適應得很不錯，就算偶

而有狀況，我跟老師也知道該怎麼處理。」看到媽媽自信的宣布，我跟職能治療師樂得放心地讓孩子揮手跟我們道再見，也默默祝福他們「不要再回醫院」！

想不到，相隔不到兩年，孩子又回來了，而且，問題變得更嚴重！

### 其他家長眼中的「野孩子」！

「偉偉其實一二年級在學校都適應得很不錯，怎麼知道這學期換了新老師、新同學後，剛開始稍微有些不適應！我原本覺得應該是因為剛到陌生環境的關係，過幾個星期習慣了，行為就會好多了。想不到沒兩個星期，他們班幾個家長就聯合起來要求偉偉離開這個班級。」含著淚光，媽媽繼續說出了讓我吃驚的後續發展：「在學期初的家長

會，老師和我一起解釋偉偉的情況給他們聽，希望他們能體諒幫助我的孩子，這些家長不但不接受，還叫我簽切結書，要我保證偉偉絕對不會影響她們寶貝孩子！甚至表示如果我的孩子不轉班，他們就串聯全班同學轉學。我知道並不是全班家長都這樣不講理，但少數幾個

兒復中心會針對兒童的不同需要，安排職能治療或復健課程。



## 社會工作者VS.注意力不足 暨過動兒童與其家庭

家長和他們孩子的態度和行為，讓我和偉偉在這個班級過得很辛苦！」

我聽了好痛心：怎麼會有這麼不留餘地、不體貼他人的人呢？「他的孩子是寶，難道我孩子不是寶嗎？為什麼不給偉偉一個機會？」媽媽哀傷又憤怒地告訴我。最後在學校主任幫助下，偉偉躲過了轉學的命運，但還是被迫轉到另一個班級。

雖然是注意力不足暨過動，孩子感受到敵意更受傷

雖然偉偉是個注意力不足暨過動的孩子，但不代表他不懂事，當他困惑地問媽媽：「為什麼我突然要換班級？」時，媽媽心疼地不知該如何回答，才不會傷害他幼小心靈。也就差不多在偉偉換班的同時，他的過動與衝動控制情況變本加厲。媽媽堅定地告訴我：「我知道他感受到敵意，心受傷了！所以他才會變得那麼激動，甚至出現破壞行為。但我相信他！我會陪著他渡過這段低潮，因為他是我的寶貝！」

眼前，我看到一個了不起的媽媽似乎宣示著「他不重，他是我孩子」，即使遭遇如此難堪挫折，依然站在孩子這邊，願意牽著他的手一起走下去，也願意伸手尋求專業人員幫忙。或許未來還會有別的逆境，但我相信這對母子一定會因為擁有愛與智慧而更有能量走出荊棘！而我們也願意成為他們的夥伴與後盾。



患有「注意力不足暨過動」(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孩子會有不專心、過動、衝動，且無法在時間內完成課業等行為表現。透過行為治療與服用藥物，這些多半能夠得到改善及控制。

由於這些治療或處理策略，往往需要兒童本身、主要照顧者、家庭其他成員，甚至學校老師的合作與協助，才能夠確切落實，看出成效，因此如何幫忙家人——了解疾病情況，看出兒童的優勢，接納其弱勢，與醫療團隊成員溝通合作，以一致態度與方式來與孩子互動，就是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當然，由於孩子在學期間最關鍵的人物就是老師，因此如何協助家長選擇合適學校、與老師溝通，或成為老師與治療師間的橋樑，也是社會工作者的工作之一。

另外，由於這類父母往往遭遇類似困境、擁有類似心路歷程，社會工作者會運用會談等方式，協助家人做心理調適；也會視情況讓不同的過動兒童家庭彼此認識，或者轉介相關家長團體或基金會，藉此他們可以相互關懷支持、取得最新資訊，在滿佈荊棘的路上，彼此扶持地向未來邁進。

若您有類似問題，歡迎來電諮詢：(03) 8561825轉2311或上財團法人赤子心教育基金會網站[www.adhd.org.tw](http://www.adhd.org.tw)